

我梦幻里的妈妈

高军

我手臂长疮，肿起来，医生说是骨癌晚期，只能活3个月多了。我仿若掉进了冰窟窿，充满了恐惧，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此刻，病痛发作，身上仿若被千万个马蜂蜇咬，我翻滚咆哮着。母亲捧着鲜花进来，目光慈祥，她俯下身来，在我脸颊轻轻一吻，母亲醇厚、炽热的吻，像闪电、像急流、像春雨，瞬间传遍全身，每个细胞都得到了滋润，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舒适。当我呼唤她的时候，母亲飘然离去……我在惆怅中醒来，妻仍在玩手游。我看了下时间，凌晨2点多，我没了睡意，起床，到客厅，点上支烟，记下一些文字。

母亲离世快9年了，感觉母亲从未离开，仍生活在我身边，她可能在某个

那个秋风萧瑟的凌晨，永远镌刻在我记忆里。

我在赶回柳州见母亲最后一面的路上。妈妈在即将走向另一个世界，为与儿子告别，气若游丝，也许死神正蹲在门口，野蛮地催促她上路。

母与子，我们俩都在路上，为见一面努力着。

我紧踩油门在桂海高速路上飞驰。秋风铿锵，刮起两边的树林沙沙作响，漆黑的穹顶之下，秋风卷起地上的沙石敲打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叮当响切，风浪奔腾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路上几乎没有车辆，车灯直射过去，隔离栏的小树显得魑魅可畏。我想死神一定在这个时候潜入了人间。自从到来宾工作以后，这条路我走了十八年，从来没有像那晚让我恐怖。那一刻，母亲的灵魂一定和我在一起，在寂寥的天幕下，母亲的画面，一帧帧呈现出来，伴我一路回来。

2011年6月，妈妈去医院检查，确诊为结肠癌晚期。结肠癌若是早期，通过手术是可以根除的，然而，发现得太晚，连手术的机会都没有了，那年，母亲刚过60岁。当父亲告诉我这个噩耗的时候，我还在外地出差。

在我们的印象中，妈妈身体一直很好，家族里，谁有病，都是她去张罗，就连表姐要动手术，都是母亲叫她从湖南过来，联系好医院，为她炖汤送饭。

照顾我们这一家族，大到小叔家买房子，堂姐表妹的婚事，为死去的堂弟一家找房子安居，小到夫妻间的家长里短，母亲无不操心。在我们这一族人的眼里，母亲是我们的最后屏障，也是所有矛盾的调解员。一大家子人，不管创业、上学、就医，有困难都会找母亲。外婆有什么病痛，小新娘长期生病，她都记挂在心上，早早备有药，电话催促去看病。在我们的印象中，母亲是铁打的，坚强的，身体棒棒的。

然而，她心中装满了我们，唯独没有她自己。

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母亲会生病，母亲很长时间，肠胃不好，拉肚子，实际就是结肠病变的前症。她牙不好，脱了许多，她瘦小的身体很虚弱，对这一切，我们都视而不见。

特别作为儿子的我，很少陪妈妈去医院，很少关心她的身体。

我总是忙工作，忙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忙经营自己的朋友圈。有时间、放假，就去外面旅游，陪妈妈很少，总觉得母亲还年轻，尽孝的机会很多。我的粗心大意，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母亲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期，我也是百身莫赎，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人世间的痛苦，无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尽管在妈妈生病住院期间，我尽可能陪在她身边，但一切都晚了。

在来宾工作这些年，来回在两个城市奔波，两头都顾不上，最对不起的，就是亲人。

当我来到病床前，妈妈已到了弥留之际，睁不开眼了，只余下最后一口气。我伏在妈妈面前，拉着她冰凉的手，感觉她的心略微颤了一下，一股电流传遍我全身。妹妹放着佛音。妈妈在安详中走了，肉身是痛苦的，但愿灵魂是自由的。

在秋天的那个凌晨，灯半昏，月半明，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我变成了没妈的儿子，对妈妈的思念，只能通过回忆，只能在梦里见见妈妈了。

未曾发现的维度空间，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

在这个人类与新冠肺炎疫情决战的夜晚，母亲进入了我的梦乡。梦与现实，酿成了记忆，我也不知道哪是梦，哪是现实。在潜意识里，每当我迷茫、困顿的时候，就会想起母亲。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妈妈走了，生命中的情感守护也走了，内心不踏实，感觉如断线的风筝，很是孤单，总希望能有份心灵庇护。

这个春天，全球疫情暴发，死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人们都在思索生存的问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我梦见自己得了绝症，濒临死亡也是正常的。母子连心，在另一个空间，母亲可能也知道我在梦中遭受了痛苦，

来慰藉我。母子的情感，是超越时空的。

可能托梦，也是人与亡故人沟通的一种方式，只不过，目前人类没有发现而已。母亲过世后，我时不时会梦见她，记忆中，最早梦见母亲，是在母亲过世的那个晚上。

那是2011年秋夜，结肠癌晚期，经过3个月化疗，经受莫大痛苦的母亲，已走到了人生尽头。一个人的痛苦，莫过于她清醒地知道自己会随时离世。母亲过世前的那段时间，很清醒，对后世，对每个亲人都一一做了交代。最后那几日，母亲说胡话，神智不清醒，我知道母亲危在旦夕了，处理后事要花费些时间，我想先回单位，赶紧把近期上报政

到城里以后，只能依靠父亲每月98元的工资度日，很是艰苦。妈妈就去建筑工地打零工，买了台缝纫机，在家里做衣服赚钱，从而使全家过上稍微体面的生活。

在母亲潜移默化下，从小我就明白，一个人要有本事，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安身立命。

我从小不太会做农活，砍柴、挑担什么的，都不太懂，就是爬树、游水、摸鱼之类，也不太行，常常被小伙伴们笑话。有一次，我又被笑话横着挑担子像乌龟。

恰好妈妈看见了，接下我的担子，又把几个小伙伴叫来说，我们都坐下来，军宝，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好吗？妈妈微笑着对我说。

讲故事，我最在行了，我说了一个普希金的童话故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把老太婆的贪婪，小金鱼的可爱，加入自己的创作，说得绘声绘色。小伙伴们听得津津有味。

妈妈拍着手说，军宝讲得好吧？

好，小伙伴齐声说。你们会讲吗？不会。

“挑担子，军宝不如你们，但讲故事，你们不如军宝，你们可以多帮助他做些农活，让军宝为你们讲故事，可以吗？”

这情景虽然过去几十年，我仍历历在目。那一刻，我找了自信和奋斗的方向。我想，我之所以爱好读书写字，学习成绩尚可，和妈妈的鼓励和言传身教分不开。

母亲对工作极负责任，她虽

我葬在月山公墓。按照家乡风俗，在外过世的人都要叶落归根，尘归故里，舅舅们也多次归她的意见。她坚定地说，我就不回去了，留在柳州，我要和孩子们们在一起。

过后，我去选墓地，碧水之畔的月山，松柏翠绿，青黛色的大理石墓碑，仿若执甲的士兵，站满了山岗，鸟儿啾啾而过，山空意幽，小花儿静静开，迷离的山岚，打湿了亡者的相片。我仿若闯入了另一个时空，置身于亡者小镇，和逝者对话。在阳光下，我面前飞着一只蝴蝶，我走它飞，我停，它也停了下来。我就跟着它走，最后，蝴蝶在山腰的一个位置停下。我站在那里，突然想起母亲指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来。我想母亲一定想目送我上下班，即便过世了，也要用她的精神余光照亮我的前程，所以才会选择在这里长眠。

每个星期一，我驾车去来宾上班，经过洛维大桥，我就会放慢

面临着生存挑战，也给世界刷上一层悲悯的底色，作为单个生命，非常渺小，也无能为力，而情感是相通的，是超越时空与多个维度的。

此时，想起千年前苏东坡先生的诗句，“十年生生死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虽是东坡先生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忆妻亡而作的，但我此时，思念妈妈，也是这样的情感。

府常务会的文件整理好。

我向妈妈告别，说去来宾处理点工作，明天就回来陪您。

妈妈还有些意识，朝我点了点头，她睁开眼，深情地望着我。我们母子俩的目光定格在那个涂满阳光的早晨。

我忙完工作，已是晚上11点了，就回宿舍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回去。我刚入睡，母亲微笑着向我走来，没有言语，身影一掠而过，像是向我做最后的告别。

电话响了，正在陪护的表妹电话我说，姑妈快不行了。

我想起刚才的梦境，一定是母亲让我回去做最后的告别，我一点也不能耽搁了，赶紧驱车回去。

是个普通工人，但技术精湛，带了很多徒弟，是单位的岗位能手。尽管工厂离家很远，骑车要半个多小时，但她二十多年如一日，从来没有迟到早退，没有请过一次事病假，不管风雨再大，妈妈总是提前到厂里。母亲把工厂当作家一样，1996年，柳州涨大水，母亲在工厂奋战了五天五夜，抗洪抢险……

母亲心地善良，想别人所想，从不占别人便宜，敬老爱幼，总是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别人。村子里的老人家，一提起母亲，无不哽咽，竖起大拇指。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天，妈妈下班回来，路过柳州火车站天桥，看到一群人横七竖八躺着，且面熟。她停下自行车去查看，原来是湖南老家隔壁村的一个农民工建筑队，被人骗了，身无分文，滞留在柳州十几天了，饥渴难耐。妈妈就把他们领回家。记得那天，妈妈煮了二十几斤面条。之后，又为他们买了火车票。对此，我颇有微词。妈妈笑着说，乡里乡亲的，出门在外，碰到困难，能帮就帮一点。

像这样的故事很多，每次回到老家，或碰到母亲单位的同事，他们都要拉着我的手，声情并茂说一些。

母亲的大爱，润物细无声，给我的人生刷上了一层道德底色。我这一生都在向母亲学习，我的文化专业知识，可能比母亲多一些，但为人处世，崇德向善，我就是穷一生也达不到母亲的高度。

速度，抬头眺望母亲的墓地。我想此时，母亲也会瞰视我，我们母子就在这个时空里凝神相对，心灵在一个特殊的维度里碰撞。每到周末，路过月山，我一样放慢脚步，尽量让母亲捕捉到我的身影。在这条路上，我们母子每个星期都会有心灵上的交汇，这种特殊的方式，也让母亲一直活在我的精神世界。

所以，尽管现在高铁很方便，我仍旧开车往返，我要在这条路上与母亲做交流，我要向她讲述一个星期的生活工作，我要聆听她的教诲。母亲一直教导我，要清清白白为人，要与人向善，要能吃亏，这些朴素的道理，一直是我的人生准则，一直是我的生命底色。母亲给我树立一个标杆，只要按照母亲的样子为人做事，就不会有错。所以，每次心生杂念，我就会想，这件事母亲怎么看，她会让我做吗？这样一比对，就会拒绝许多欲望，保留着内心的纯净与善良。

前段时间，著名演员杜雨露老师病逝，老爷子留给世间最后的话：“宇宙这么大，我们还会遇见。”

我也有同感，人会在不同的空间生存下去，就像微生物，我们肉眼看不见，并不说明它不存在，我们看不到灵魂，并不能说明灵魂不存在。

我相信，我们母子，仍有相见的那一时刻。

那一天清晨，我独自驾车在高速路上快速地进行，只为到来宾市与我尊敬的龙志老师做最后的告别。

从未有过的伤感和沉重，我仍然有些不敢相信龙志老师的猝然离世。哀乐响起时，对他三鞠躬，我泪流满面，心如刀割。在他重病出院回家后，我本计划要去看他的，结果没去成；后来想给他打一个电话的，结果也没打成；突然有一天，听说他的病情快速恶化，十分钟以后的消息竟是阴阳两隔……那一刻，我泪流不止。我反复跟自己说：本来你……结果竟……要是我……唉……

收到噩耗的那天傍晚，我努力而认真地做着家务，让头脑容不下任何的悲哀和叹息；晚上睡下时，心里沉甸甸的，流下几行清泪，告慰自己：龙志老师只不过是睡着了，现世仍安稳，岁月仍静好。第二天，我如常工作、生活，忙碌填满了我所有的时间。我告诫自己：人必有一死，如大江东去，好风吹叶落；好好活着，才是对龙志老师最好的告慰和祭奠。

第三天清晨，我五点半起床，独自驾车一个半小时，去为龙志老师送别。那一场送别仪式沉郁、凝重，让前来告别的人们不堪重负，眼泪碎了一地。

与龙志老师相识，是因为小说。2008年底，我的小说处女作《荆棘前路》在《麒麟》发表。自那以后，我就结识了一群文学老师和挚友，龙志老师时任市作协主席。当你突然来到一群人当中，不需要讲太多话，那种自然、亲切、很快就熟络起来的感觉，大概就是志同道合吧。说来也是奇怪，关于小说，我们交流得也并不多，只言片语，蜻蜓点水，却也能心领神会。小说很难写好，但小说写作的痛并快乐又令人着迷。龙志老师曾经把他的小说集《春天里的那些小事》初稿交到我手上，说是拜托我校对，其实是给我亮起了一盏明灯。

龙志老师亲和、豪情。他虽为领导，却对我这样的基层作者从没有高低之别。我第一次见到龙志老师，是有一年去来宾市参加系统运动会。一转眼，快十年，我见到龙志老师的次数不多也不少。我去市里的次数不多，他到象州的次数不少。跟龙志老师的每一次见面，都让人感觉自然、舒服；我始终把他当作尊敬的长者、老师；我一直都很愿意听他关于小说创作的话题。

龙志老师文如其人，他的小说集《春天里的那些小事》幽默而洋洋洒洒。龙志老师一辈子都喜欢小说创作，他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让自己的文学特色得以永世留存。这一点，对于他也不算无憾于世了。

有时候，我会想，生活在浮躁而繁杂的世界里，我们努力地把握内心，寻求想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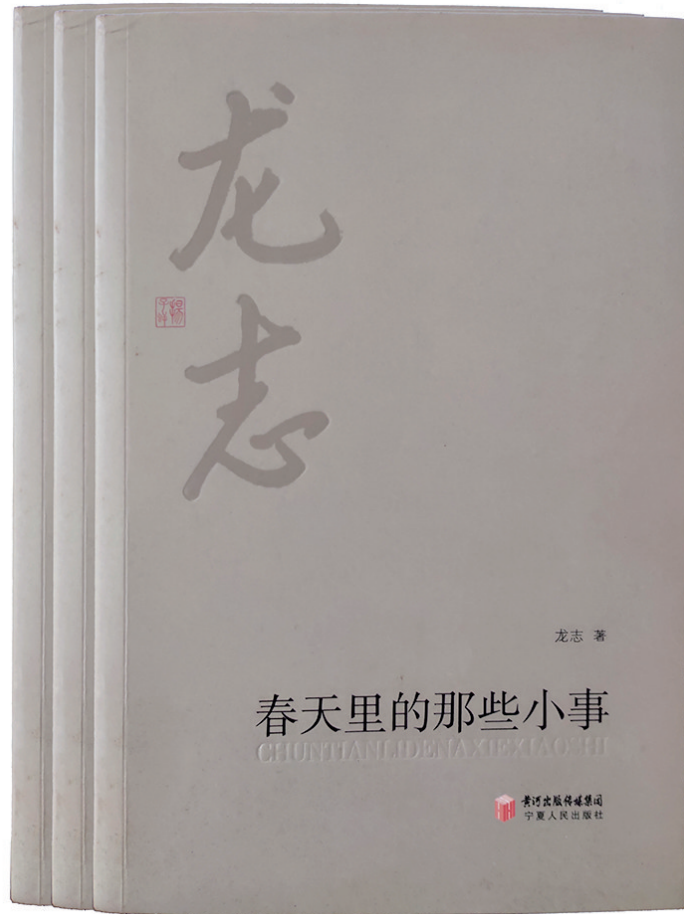
愿您睡时 书香四溢

苏玫

世界，文学是不是标杆？一个写作者，想要构建什么样的世界，想要表达什么，想在思想里走多远？在文学爱好的这条路上，能够出现在你身边，并能看懂你内心的人，又是何其之少。文学是一条永远走不完的路，我曾经摔跌过、消沉过、自我否定过，龙志老师总是在关键的时候，鼓励我几句。2015年，我在省刊发表短篇小说《梦里花落》和《距离》，龙志老师得知消息后，格外高兴，更是鼓励我好好努力。

2016年，我带着女儿去武宣县拜访退休后的龙志老师，他带着我们在一群文友中热火朝天地吃饭、聊天。2017年初春，龙志老师说走就走了。

岁月蹉跎，时光荏苒，龙志老师的温暖和鼓励永在。又是一年清明，梅雨纷纷，愿您睡时，书香四溢。



▲《春天里的那些小事》。（小丁摄）

清明寄哀思

——写给为国牺牲的英烈们

与文行

该怎样诉说心中那份无言的伤痛啊
清明的雨
那一束束无言的白色花朵
和着清明的雨
该怎样寄去我们对牺牲的英烈的哀思

风无言
雨渲染着我们满眶的泪水
一座座林立的英雄墓碑
血染的风采
谱就了一首首动人心魄的英雄赞歌

雨啊风啊
清明里
声声念啊声声念
悲斯人的哀思
都碎在无法言说的伤痛里

这是一个伤痛的节日啊
千古流芳里英烈们永垂不朽
肃穆哀思里
后辈们继续开来
峥嵘岁月
无言国徽见证热血儿女
为护家国安宁
无悔青春
奉献生命

清明啊清明啊
细雨霏霏里墓旁芳草摇
无言的风啊请停停你流浪的脚步
带上我们的哀思
让安息的英雄
放心地长眠吧